

环亚旅行

A Grand Tour of Asia

丁海笑
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环亚旅行

丁海笑 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A
G
r
a
n
d
T
o
u
r
o
f
A
s
i
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环亚旅行 = A Grand Tour of Asia / 丁海笑著. —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31-9654-6

I. ①环… II. ①丁…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9027 号

策划编辑 于至堂
责任编辑 于至堂
审 校 王 毅
出版审订 余 凡

环亚旅行 A Grand Tour of Asia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印 张	23.5
邮政编码	100054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8.00 元
成品规格	170 × 240mm		

书 号 ISBN 978-7-5031-9654-6
审 图 号 GS (2016) 2843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电话: 63533909, 如有图书内容问题,
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联系方式: dzfs@sinomaps.com。

纪念我的外祖父徐宗成（1924—2012）

也献给
王越和刘谊
郭玥因和莫振华

卷首语

Preview



A Grand Tour of Asia

虽然我一直在讨论生活是如何荒诞、旅行是如此盲目，但我想更重要的一条，是旅行者的经验都是片面的、东拉西扯的，因为经历千奇百怪，像奇妙的罗马烟火筒那样不停地喷发火球。所以，亲爱的你是否和我一样，渴望去广阔的真实世界流浪，在日渐衰老之前，仍然热爱着上路，肆无忌惮地，掀起青春的浪潮，就像年轻时的他们。

至今，我仍时常想念德黑兰和贝鲁特，想念她们，以及打着伞走在水沟里、无端漫步穿行的伊斯坦布尔，想念这些城市带给我的感觉：少女、屋顶与遗迹，以及人们虚着眼、探着身子望远方的迷蒙。在你还陶醉于你的角色，彰显着你的清高，被异乡女子牵动着你的情绪时，现实向你放了一个屁。每个人都认为他生活的那几年是非比寻常的，可谁又知道呢？

每日我一如平常的起床，刷牙、洗脸，翻开一本旧书，或推开窗，凝望陌生的城市。我开始写去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那些灰暗低沉的日子、雨云扑腾的海面，所谓最美的风景，不过是我一个人度过一年。

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如果它使你有沉浸感，是你在未来日子里消磨时光的工具，又不至囿于欲望与情感中无法挣脱，那么你就应该坚持下去。对生命、上天的泽厚保持敬畏之心，不要轻易陷入溺爱或者绝望的关系中，也不要盲目的乐观。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它残酷的一面，也有它可爱的一面。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泰戈尔《飞鸟集》

目录 contents

缘生

001

雪山之国

015

01. 通往喜马拉雅	017
02. 去加德满都的公路	022
03. 迷失加德满都	026
04. 消失的王国	031
05. 加都旅馆	036
06. 神会保佑你	042
07. 再见，朋友	047
08. 日落之前	053

次大陆

061

09. 印度	062
10. 恒河	068
11. 预兆	084
12. 移动的城堡	099
13. 印度之门	107
14. 德里的案件	115
15. 乘火车	124
16. 异乡人	130

波斯的礼物

135

17. 阿拉伯海	137
18. 德黑兰的故事	147
19. 流动的盛宴	156
20. 伊朗艺术家	167
21. 她在伊朗长大	176
22. 东风中的戴胜鸟	185
23. 秘密派对	195
24. 失而复得	203

高加索

213

25. 鹰之国	215
26. 动物庄园	220
27. 拍广告	225
28. 无酒不欢	230
29. 困兽之斗	238
30. 以父之名	248

地中海巡礼

253

31. 卡夫卡	254
32. 伊斯坦布尔	262
33. 海洋之心	278
34. 马太效应	288
35. 因祸得福	293
36. 比塔尔家族	308
37. 安曼的故事	313
38. 永远的贝都因人	320
39. 非洲大陆	326

轮回

337

40. 圣城	339
41. 生死	344
42. 曲美乡	350

跋一

356

跋二

360

附录 I 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362

附录 II 原声

364

泳池里冒着白色的水泡，我再度确认这是泳池，而不是加尔各答的海滨浴场。鲜艳的色块，像古勒斯坦皇宫里的波斯细密画一般，迫不及待地溢出水面……

喜欢旅行，有时候就是单纯的喜欢陌生的地名，这些地名或许只会出现在某件跨国商品的标签上，或许来自童年记忆里某个夏日炎炎的午后，盯着世界地图上某一块着色板块——一个让我神往的地方，指着它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儿。感觉只要到了那里，就会遇到撼动人生的重大事情。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长大了，但我脑中奇异运行的世界并没有消失，随年岁增长，反而愈演愈烈，那些曾反复出现过的地名又清晰起来，眼前不时产生一种旅游海报般的浮光掠影，就像在巴扎里陈列的异国商品——骆驼、清真寺尖塔、蒙面女子、拉比、水稻梯田、赤脚医生、皮影戏、吠陀经、左右摆头的印度人、表情错乱的市集、加沙神秘的地道、帕慕克笔下那燃烧的雅骊¹……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要亲自到达那些地方，感觉到心怦怦直跳。

我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谈起环游亚洲的计划，却迟迟没能迈出脚步。

“你的旅行怎么还没开始啊？”

身边的人不耐烦地问道。这其中有对我不屑一顾又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素未谋面的教授和只有一面之缘的路人，他们多半对我的计划保持礼节性的好奇，但坚持认为我在说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因为无论是旅行者还是作家，都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古老

1：雅骊（Yali），18到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建造在海边的避暑别墅，窗户又高又窄，房檐很宽，有凸窗和窄烟囱。从20世纪开始这种建筑风格就已经过时，被看作没落文化的代表。奥罕尔·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书里常提到，并写过和初恋情人一起欣赏一栋美丽的雅骊在对岸燃烧。

的身份，而不像律师、银行职员、装卸工或仓库管理员等既定的职业，你的职位、分工、等级已非常明确，你的未来也只需要看看旁边的人即可。

我甚至还为此选修了一年的人类学，获得一所知名大学的博士面试机会，不过那里的教授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我的研究过于笼统，不能取得专业方面的成果——“我们通常只会专注一个村落或者一支族群，你要去的那些地方的语言，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而且有些冷门，我们没法帮你。”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刻，我的语言地图已从乌尔都语延展到了地中海沿岸。我感到有些灰心，但这一封拒信也激励了我，使我不得不踉跄地开始我的旅程。

生活的剧情很少按照它所应该的那样。当我就快要被琐碎的生活消磨掉所有热情，人们都对我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从一家世界级户外品牌那里得到了一笔还算丰厚的奖金²，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旅行者都得到过它的资助，其分量虽然无法企及一百年前斯文·赫定的亚洲探险，但也足够我在亚洲任何一国快活上几个月的了。

我打算用一年时间从拉萨到尼泊尔，再到印度，接下来的路线让我更加兴奋——巴基斯坦，这个因政治诉求不同而分离出来的共同体，曾与我近在咫尺；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共和国，贪婪地占据着沟通亚欧大陆的咽喉；土耳其，继承了哈里发和恺撒的双重遗产，君临“四分五裂”的欧洲；我将在春季穿过黑海，到达俄罗斯的索契港，再跨越西伯利亚大陆桥，回到亚洲腹地。

于是有人说道：“一年时间才环绕个亚洲？”语气中充满轻蔑。

可我丈量了接下来要去的国度，有好几个中国的面积那么大，为何在他的眼中，亚洲被无限缩小，甚至变成贫穷、落后、灾害、拥堵、混沌、肮脏的代名词呢？也许人们对亚洲的了解，不过是和当地人向观光客们吹嘘自己对当地了如指掌一样，他们总会自信满满地对初来乍到的你说：“有什么好玩的。”

再者，对于一个日新月异的快餐时代，一年时间未免有些奢侈，当我们下班后坐在电影院里捧着爆米花喝可乐欣赏佳片时，导演都能带你环绕完好几遍地球了。如今你更可以足不出户地与全球对话，收集世界各地的鸟类羽毛，移植不同的植被带的植物，饲养不同的大陆上的流浪者。

2: 2012 The North Face 去野行者大奖。

但所有这些无聊的乐趣，都不足以比拟在异国的旅馆里邂逅一个在单人床上哭泣的人。

我在提交的计划书中这样写道：

“我”的旅行打破了旁观者视角，将“自我”的概念融入异质文明中，用一种传统的马可·波罗式的行走，意欲表达个人对探险与旅行的精神层面上的追寻，抑或通过这个过程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用民族志书写、狄更斯式的散文和影像记录等形式，探寻亚洲社会结构和古老仪式。

我的口吻听上去像一个狂妄自大的登山者，在还没有迈向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就俨然一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姿态。

不过，无论我再怎么自嘲，也难逃冷眼旁观者们的冷嘲热讽。偶然中看见同样获得奖金的旅行者，受到其他参选者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也几乎波及我。

“很多事情在这个国家是没法解释的。”这样愤世嫉俗的说法不仅颠倒了因果关系，还在逻辑上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国度之外。

中国缺乏的向来不是批评的声音，而是有太多的泛阴谋论者，这些人认为一切的比赛都是主办方精心设计和操控着的，还会在适当的时候轻轻抛出一句：“呵呵，你懂的。”在这一点上人类都一样，还有西方人天真地以为是共济会³或光明会⁴操纵着世界。最后，对一件事情的成败从阴谋论又转向了宿命论，成事在天，故怨天尤人。

连我自己也不例外，不过我来不及去考虑正当性问题，一切都因为旅行的临近，而悄然改变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出国像是一个人要告别身后事的一种宣告。为此，远方的亲戚答应给我一些实际的资助，我还从一个表亲那里得到了一套专业的相机、手表和GPS，我卖掉了相机中不需要的镜头，换成了存储设备和一些钱。又将我的一本书的版权卖给了出版社，只等奖金和装备到位。

就在我准备就绪之际，突然接到外公辞世的噩耗，连夜乘坐火车回到故乡。浮生

3：共济会（Freemasonry）是一种准宗教的兄弟会，会员包括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反对者则认为共济会主要是富人和权贵的阴谋组织，其有着不为人知的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比如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等。

4：光明会（Illuminati）通常被描绘成其成员试图阴谋幕后控制全世界。“光照派”有时也被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同义语。

似梦，一切都好像是注定的，我精心策划的远行竟然成了永别。

列车正咣咣地穿过隧道，我试图用黑暗去隐藏脸上的眼泪，怕被别人看见，也怕被自己看见。在明晃晃的车窗倒影上，我仿佛看到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青年，穿着灰色的粗布军装，脸庞消瘦而俊俏，正襟危坐，看上去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大概也是要前往远方。

1945年，这个年轻人先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录取，后转入国立四川大学修国际法学。毕业后参军，担任文化政治教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奉命赴朝的他因病未能启程，只留下一些朝鲜的货币和票根，统统在“文革”中被没收。年轻人复原回乡后，曾经志气恢宏，要在那里建一所大学，但“文革”期间，他因家庭出身而遭到批斗，学校也遭受关门的厄运。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他的一生如清水般平淡寡味，但对年少的我而言，却是神秘而超然的。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到过昆明，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为何没有跨过鸭绿江，一切都因他的死讯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永久地变作一段尘封的往事。

我翻出过去我们谈话的录音，外公缓慢地用富顺与成都方言夹杂的口音说道：

“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如何评价门罗主义⁵的，从而谈到了美国的金元外交。……我将‘Doctrine’翻译成‘主义’，那时候‘主义’一词还不至于那么泛滥，印象中只有‘三民主义’可被称作‘主义’，而‘共产主义’当时是禁止谈论的。”

我们的话题从家庭、求学到任教，关于“文革”他只轻描淡写地提道：

“我喜欢钓鱼，可是‘文革’期间学校禁止娱乐活动，我便偷着去钓。因为钓鱼的时候，我的脑中非常的空灵和新鲜，顿然觉得天南地北、海阔天涯⁶，和一切美好的未来，都在水中浮现……”

录音戛然而止，仿佛空气中的尘埃随风飘逝。⁷

我终于回到了家。夜里的水汽肆虐了这座葱茏的南方小城，远处层叠的山在沉默中黯然，一群白鹭萦绕着墨绿色的山沿，化作一条白色的丝带。风吹动百叶窗敲打着

5: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于1823年的主张，宣布美国不再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干预，亦不插足欧洲的事务。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是美国用经济扩张手段来控制拉美等地区的经济，使各国日益依附于美国。

6: 这里保留原话“海阔天涯”。

7: 一百天后，我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悼念外公百日，此去经年，恐再无福聆听教诲，叹一介书生，报国穷途，盖生死有数，奈何不得。花冠陋室，油灯青衣，烟纸灯笼，日历花镜，灶台胡琴，阳春白雪，山水画，黑白棋，打油诗。新校长的拆迁队，白色的推土机，小楼灰飞烟灭，也湮灭掉我童年的记忆。

桌角，偶尔飘进了几滴雨，溅在显示屏上。雨后栀子花香飘四溢，湿气中混杂着书柜回潮的气味，四周安静得只听得到汽车车轮划过积水路面的声音，让我想起十二岁那年搬到这里的那个夏天，兴奋的人们告别临时的住所，他们有家了，永久的、唯一的家。

我想要写点什么——1909年的印度地图、南亚研究文献、萨义德的东方学、喜马拉雅纪录片、圣经死海古卷——过去的知识架构在悉数遗忘之前又迅速地被建构起来，冥冥中将我与这片大陆交织在一起，并时刻给我注入一剂想要挑战和征服的热望。我带着这些狂热、梦幻的情感和海报景象，注定要开始一段洋相百出的旅行。

我幻想着加尔各答的海滨浴场，冒着白色水泡的沙滩、住满精灵的都市、魔幻般的神话岛屿、海市蜃楼。“人生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但你还记得当初的梦吗？”——想到这里我放下手中的笔，仿佛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